

老兵与海

■ 顾丁丁 高丽媛

二

透过办公室的窗户，一条醒目的横幅映入王明海的眼帘：“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他算了算自己的党龄，46年。火热的7月，他和老伴儿一起庆祝了自己的68岁生日，远在济南的老父亲拿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2014年6月，王明海退休。别人问他：“老王，退休了准备去哪儿？”“哪儿都不去，还在这儿！”地方不少船厂的朋友听说他退休了，鼓动他“发挥余热”——“凭您的修船绝活，到我这儿一年挣个几十万那还不是小意思。”但他一概拒绝。

退休的第二天，王明海如往常一样按时来到办公室，看看书，到车间转转、坞台看看，没闲着。他把儿子的叮嘱抛在了脑后：“爸，你爱上办公室我不管，但千万别再爬高上低了，你可不年轻了呀。”那间办公室，其实只是车间闲置的老旧屋子，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之前为了使用方便，王明海在里面放了桌子和电脑，堆满了旧书。所长见他每天还来车间，便提出为他在办公区留一间办公室，但王明海说：“车间那间屋子就挺好，空着也是空着，你们什么也不用管。”

得知王明海退休后仍为部队服务，父亲十分支持：“明海，部队培养了你们，留在海岛协助工作是应该的。只要身体情况允许，没有什么条件可谈……”

父亲王化金参加过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2年从朝鲜战场归来后，随队来到长山岛，成为第一代建岛、守岛人。

王明海就在岛上出生，是营区官兵的宝贝疙瘩，大家叫他“大海”。5岁那年，父亲给他取名“明海”，寓意为“希望明天的海岛更美好”。17岁那年，王明海在长山岛入伍，成了当时船修连的一名学徒。1989年，父亲到济南离职休养，王明海没有跟随父亲一起到城市安家落户。他说：“我的事业在海岛，部队还需要我这样的技术人员，我要在岛上干下去。”听了他的回答，父亲满意地说：“我知道你会这样答复我的。咱们是守岛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献了子孙献终身，要有这样的打算。”

其实，王明海决心留在海岛，还与一段经历有关。

那年，他随艇执行任务，白天还是风平浪静，到了晚上，老天爷突然变了脸，海面上狂风暴雨，巨浪滔天。船艇在波峰浪谷中被迫抛锚，几分钟后两条锚链瞬间被巨浪击断。王明海清晰记得，0时48分，船艇触礁搁浅。当时要塞区值班首长恰是他父亲。值班室接到报告后，命令他们弃船逃生。巨大的撞击声惊天动地，随时有可能船沉入水。码头官兵拼命往船上扔缆绳，最终船上只接住一根。为了让战友安全脱离险境，时任机电长的王明海一边将缆绳挽在栏杆上，一边组织战友顺着缆绳爬上岸。当只剩下他和枪帆班长徐宝清时，他大声催促其快下船。徐宝清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死死抱着栏杆，大声喊：“我是共产党员！让战友们先走！”王明海急了：“我还是干部呢！就剩咱俩了，快下去！”王明海最后一个将缆绳捆在身上跳入大海。码头官兵拖着缆绳拼命往岸上跑，硬是把王明海救上了岸。

回想生死瞬间，躺在病床上的王明海不由得有几分后怕。几秒钟之间，他险些被巨浪卷进船底，是战友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永远不会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离开海岛。”

岁月匆匆，在王明海的印象里，他和父亲之间的交流并不多，但能真正读懂彼此的心意。父亲总是对别人说：“我对我那个儿子最放心。”

三

王明海就像一座灯塔，静静地守在那儿，指引着船只入港、远航。他带出的徒弟一茬又一茬，有的越飞越高，有的也像他一样，留在岛上。

船修所副所长齐万江上岛已经15个春秋，每天打交道最多的，除了船艇就是他的师父王明海。

最初，齐万江有点害怕师父。有一次，他请教王明海一个专业问题，王明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他应该去看哪些教材、注意哪些重点、“等研究完了，你还有不懂的，再来问我。”面对枯燥难懂的教材，齐万江犯了懒，大概翻了翻，又去找师父交流。只听了几个问题，王明海就识破了齐万江，批评道：“我让你看

的东西，你肯定没看进去。”从此，齐万江再也不敢偷懒。

胆子大、敢想、敢干，是战友们给王明海定义的标签。王明海一直鼓励齐万江：“工艺技术的进步就是在一代又一代有担当的工程师的带领下实现的。同时，任何技艺的创新都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运用是提高技能的关键。”王明海也秉承这样的理念帮带自己的徒弟：大胆使用、放手去干、关键时刻点拨。

王明海退休后，齐万江还是像以前那样，经常到师父那间简陋的办公室“打卡”。夏天，齐万江要预先给自己喷上花露水，然后跟蚊子斗智斗勇。有一次，他忍不住问师父：“这儿条件这么差，您咋不在家舒舒服服地待着？”王明海笑道：“我在家容易打盹，一到这儿就精神。”

2020年体检，王明海查出心脏有一些问题。他把齐万江叫到办公室，将上坞有可能遇到的紧急情况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列了一张表格，交给齐万江：“万一我住院了，你可能一段时间找不到我，表格里有注意事项，你自己多掌握。”

经过治疗，王明海身体无大碍。那天，站在楼上办公室的窗户外，看到师父穿着没有军衔的旧迷彩服，微微弓着背，穿过人行横道而来，齐万江不禁有些发怔。曾经在他的眼里，这座岛，这片海并无魅力，起初只代表着湿的始终化不开的雾、硬冷的从不停歇的风以及无处排遣的寂寞。是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师父那专注的眼神吸引了他，给了他奋斗的动力。他永远记得那次对话——“师父，为什么你从不忧愁？”“哈哈，因为我对人生零研究，只研究学习和工作。”

今年，新毕业学员第一堂政治教育课还是由王明海上。“王高工，您在海岛守一辈子，图啥？”这个问题，王明海每年都会认真回答。这次，面对新学员困惑和渴求的眼睛，他爽朗地笑着，告诉他们：“从小就目睹海岛官兵生活的艰苦、父辈创业的艰难还有他们奉献青春的无悔，我的事业在海岛上，海岛就是我的家。”最后，他还加上一句：“不仅要有‘下海人’，更要有‘守海人’啊！”

每次从济南探亲回来，走过一路繁华，只有到了海岛，王明海才会有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到家了！

观有所得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以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将波澜壮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景展现于荧屏之上，是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诚意之作。全剧将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与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有机融合，形成史与诗的恢宏交响。

从叙事手法来看，电视剧《大决战》注重平民叙事，对战争中普通士兵和百姓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塑造和细致刻画，突显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剧中呈现的英勇奋战、不畏牺牲的解放军基层指战员以及奋不顾身、日夜操劳的支前群众中，既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20团9连指导员赵绪珍以及连队战士房天静，淮海战役中因抢救伤员壮烈牺牲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员陈浩，以及高玉宝、梁士英、焦裕禄等家喻户晓的名字，还虚构了一些小人物，使全剧的情感内涵和感染力更加丰富细腻，使整个战争画卷更加鲜活生动。

剧中塑造的一些小角色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曾被他们的长官肆意欺侮，被最昂贵的装备包装成最廉价的战场炮灰。而当他们加入人民解放军后，在我党我军优良作风的影响下、在身边战友的感化教育下大彻大悟，在战火硝烟中逐渐转变成成长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毅然投身于打碎旧山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洪流。

从剧作结构来看，整部剧除表现三大战役的激烈战争进程之外，将国共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外交等方面的理念举措也展现得较为全面，使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三大战役的胜利不仅是我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胜利，更是在政治、民心等方面的全胜；反观国民党反动派，则是在上述领域的全方位破产。比如，整部剧用了10集左右的篇幅，铺陈国共双方于三大战役打响前在政治方面所做的准备。第一集即呈现了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表明抗战后国共双方鲜明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切实将天下苍生和人民福祉放在首位，一切都是为和平建立新中国与人民利益而来；国民党反动派则欲大搞独裁统治，“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面目昭然若揭。

与中国共产党在决战前夕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巩固解放区根据地，努力发展民生等举措相对应的，则是国民政府在社会、经济、民生方面的艰难凋敝和每况愈下。国民政府官员普遍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贪腐成风，有的甚至在抗战刚结束时借整肃奸奸名义进行贪污而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美国援助投入到大扩军备武中，以此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即便是后来国民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在全国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却终因滥发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引发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使得民生更加凋敝不堪。

全剧的创作理念和精神内涵，最终都指向一个命题：大决战，为谁而战？又因何而胜？

剧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一段对话颇值得回味——

“谈判是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么？”

“这次谈判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

人民战争的恢宏史诗

■ 张弛

人民都来谈吧？”

“其实，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得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得太少了，话都说不完，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简单一段对话，国共两党对待人民的态度一览无余。蒋介石的话，否认了人民的作用，将人民群众置于不足轻重的地位。也许用抗战胜利后时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可从某个角度来解释国民政府背离人民所招致的后果：“在那些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

在剧中我们看到，农民出身的土改工作队队长王翠云在吉林扶余成功领导了当地的土改，受到受惠的青年农民梁士英深受感动，毅然报名参加解放军；我党将土改政策推广到中原地区后，换来的是包括老发叔在内的千千万万农民，推着小推车争先恐后地帮助解放军运送支前物资……这些都阐述了“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就将支持和拥护谁”这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通过肩挑背负、小车推送运送大量物资，为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在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的是碉堡，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的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电视剧《大决战》既呈现了伟人战略思想、宏大战争场面，又以细腻的创作手法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政治社会背景和各种普通人的命运。全剧在礼赞英雄的同时，也唱响了一曲人民的颂歌。

国防纪事

一

跨过联岛大桥，沿着海滨路再开一会儿，很快就到了一个叫双礁的地方。

秋天长山岛的景色真不错，太阳没那么晒人，海面像一块蓝色的丝绸，小风吹得人心里平平展展的，真舒坦。王明海把车停好，溜达着去找老朋友——老张。从南长山岛自驾至北长山岛，仅仅10公里，却是近几个月以来王明海路途最远的一次出行。老张是王明海儿时的玩伴，双礁是他们60年前玩耍的沙滩。老张现在还住在这儿，帮儿子养殖海参。

“哟，咱们的工程师来了！”老张放下正在整理的渔网，进屋拿了一张小板凳让王明海坐下。

今天船修所车间办公室要修整，所长昨天就跟王明海打了招呼：“王高工，您晚点再来，灰太呛人。”早上，王明海去早市买了菜，回到家无所事事，打起了盹，老伴儿差点儿拿鸡毛掸子敲他：“你快出去溜达吧，在家头一歪就能睡着！”

“老王，你都退休好几年了，为啥还天天钻办公室，找点乐子不行吗，钓个鱼什么的。你可是大校工程师，不上大城市享清福，天天在这儿闻臭鱼烂虾，难道打算在岛上待到老得走不动？”老张在衣服上蹭了蹭手，给王明海递上一根烟。

“我呀，就是个退休老兵。啥叫享清福？天天没事干那叫活受罪。”王明海没什么爱好，不钓鱼，也不打牌，除了在办公室看书、研究新型保障船供电系统，就是上网查翻译资料。

“你就是个干活的命，小时候就能看出来。一个干部子弟，整天跟我们这些渔民的爷儿泥里来水里去。”

“嘿，这是命中注定……”

坐了一个来小时，王明海就赶着回办公室。对他来说，猫在办公室里最踏实、最充实，一天不去就感觉不得劲。这就跟抽烟、钓鱼一样，有瘾。

短笛新韵

征途

■ 邓 攀

红旗漫卷 大风起处
愿向天高海阔
去洗百年耻辱
血染山河 身把天补
誓要扭转乾坤
且将精魂托付

雄关如铁 乱云飞渡
路碎惊涛骇浪
只把家国守护
心有明灯 脚下有路
回首风雨兼程
抬眼大道征途

此去关山远 长歌入征途
问我何来英雄气
信仰铸铁骨
风扬催征号
雷震得胜鼓
待到中华梦圆时
笑将征途顾

高原上的微光

■ 仇士鹏

想念被移植 有点水土不服
习惯雨后的呼吸在高原上缺氧
摔一跤 就倒在了千年的荒凉

该是花开的季节了 信这么说
只有皮肤能够开花 她这么说
把累赘的修饰与形容词从发梢取下
她甘愿成为砾石 素面朝天
立在雪山之上 由风沙侵袭

这是浇灌荣耀提纯灵魂的地方
随便一个石头下 都压着英烈
眺望星空后 从伤痕里溜出的光芒
是狂风唯一不能带走的事物
只在睥睨与热爱眼神中苏醒闪烁

从未远去的“平原枪声”

■ 马未歌

文化视界

开头一句“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就让我回味无穷、钦佩至极。

一路进展展馆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组当年领导和参加抗日战争的前辈的图片。我一眼看见一位名叫刘英的前辈，并没有留下照片，红底白字的介绍写道：“刘英，《平原枪声》中马英的原型之一。1925年出生于河北藁城，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评为战斗英雄。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化装潜伏端炮楼、智擒叛徒除祸害、击毙鬼子中队长等事迹广为流传。”是的，许多革命前辈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但他们淡泊名利，低调做人，加上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连一张照片都不曾留下。

作家李晓明、韩安庆笔下塑造的抗日英雄马英，机智勇敢、英勇顽强。她把当时家乡诸多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糅合在一起，使马英的形象更为高大、威武，使读者过目不忘。在展览馆里，家乡景县革命前辈王任重、刘建章、王泊生等人的事迹和图片赫然在列。

我看过曾任景县县委书记，后任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传记。其中记载，当初年轻的冀南五专署专员刘建章在一次突围行动中与敌激战，身受重伤，被民兵抬到枣强县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疗伤。谁知刚刚安顿下，日本鬼子就闯进这家医院搜查。机智的外国医生赶紧把刘建章抬到一张破床上，放在医院的院子里，身上盖一块白布单。外国医生镇定地对前来搜查的鬼子说：“这是一个身患传染病的人，快不行了。”鬼子颇为警觉地撩开白布单一看，刘建章面无血色、紧闭双眼，便掩鼻而撤。英雄躲过一劫。

从景县郑古庄走出的、曾任冀南地委书记兼第六军分区政委的王泊生，1942年10月27日，在枣强县齐杨村召集会议时被日本鬼子包围。王泊生在突围时负伤，一手捂住伤口，一手举枪还击，当场击毙两个鬼子。当他准备再举枪射击时，一个鬼子突然从

背后开枪，王泊生中弹牺牲，时年27岁。

展柜里，有抗日军民用过的“三八大盖”枪、大刀、红缨枪、梭镖、手榴弹、土炮、地雷，还有当年的红色传单、宣传册、标语以及支前用的小推车、独轮车等实物，使人感受到抗日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领略过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中国共产党因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正是紧紧依靠中国人民组成的铜墙铁壁，陪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赢得抗日战争一个又一个胜利。实践再次证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过去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

作家李晓明是距离肖张镇不足一里地的程杨村人，原名李鸿升，生于1920年12月，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战争年代曾任肖张区委书记、旅宣教科长、大别山区固始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宣部文化艺术局局长等职。他从1956年起从事业余文学创作，除与人合著长篇小说《平原枪声》《破晓记》《风扫残云》《暗线谍影》等作品以外，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问世。

在平原枪声历史纪实展览馆，我看到这位老作家留下的厚厚的《平原枪声》手稿影印件。那时候没有打字机和电脑，全是用钢笔写在方格纸上，许多稿纸上的字迹反复修改，斟字酌句，看得出写作过程非常繁杂、艰苦、细致。从工作人员的介绍中得知，人民作家李晓明于2007年12月23日病逝于武汉。想来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从基层机关到中央国家机关，始终笔耕不辍，这些业余时间留下的文字已超过他业务工作产生的影响。

离开平原枪声历史纪实展览馆时，我在观众留言簿上写了一句话：平原枪声从未远去，英雄精神永留故乡。



葵地(中国画)

姚世宏作